

我与上海女知青在版纳邂逅

张康明

2018年初,我又一次重返西双版纳农场。一天在从勐捧农场场部到一分场的老公路(213国道)上,当经过路边的一家名为“金梅商店”的时候,陪同的朋友、勐远学校的校长彭铁桥告诉我这是一个叫金梅的上海女知青开的商店,问有兴趣下车去看看吗?那还用说,立马停车。还未进店朋友就高呼:有老乡来看你了。

话音刚落,屋内走出一位清瘦的女性。我心里暗想:这是一位知青?一位上海女知青?几乎没有一点常人印象中的上海女人模样。由不得我细想,她爽朗地边说欢迎边请我们落座。看得出,

她看到了老乡很高兴。是上海哪个区的?徐汇区。你呢?浦东川沙金桥。才没说几句她就热情地拿出水果请我们品尝,我们还没吃,她又拿起竹竿去捅树上的木瓜,而且一定要看着我们吃了才放心。

问她1979年知青大返城时怎么没回去,她收起了笑容说:爱是农场当地职工,没法一起回上海,权衡再三,就留下了。离开上海48年了,酸甜苦辣自己知道,尤其是大批知青刚回去那几年,精神上很难熬,很寂寞……不过一切都过去了,现在虽然较少有讲上海话的机会,但已习惯,是一个云南人了,幸亏儿子按政策在上海报了户口,做了上海人。看得出,在她的无奈中有些许安慰,母爱之情溢在脸上。

她接着介绍说,这家小店本来生意蛮好的,后来有了高速公路,老公路上的车辆明显减少,生意一落千丈。好在商店后面有一块地可以种些蔬菜和农作物,省去了家里的一大笔开销。由于本来与金梅不认识,更谈不上熟悉,不好多问些什么,比如关于知青大批返城后当时的心境,更不好多问,生怕让她伤心。

说了不少终究还是要走的。临走时,我爱人说合个影吧。金梅不好意思地说这身衣服不合适,我们都说没关系的。后来她还是脱了有些旧的绒线帽,在商店的牌子前与我爱人和铁桥一起照了像(牌子上当时的名称是“金梅商店”),非常可惜的是因为为她们拍照照片上

没有我自己。拍完照依依不舍地握手告别,金梅无论如何要我们把水果带走。再三推辞,躲不过她,也不忍心让她不高兴,我们收下了水果。回到宾馆,我爱人特意对那些水果拍了照,放进了她做的“版纳情”音乐相册,当然还有合影。

车子缓缓地启动,金梅站在路边挥动着双手,眼光里满是不舍。我的心情又何尝不是如此。设身处地地想想:当初不管生活如何艰苦,哭也好笑也好,一个连队百来个知青在一起,不会孤单,不会寂寞。后来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几万知青说走就走了,农场几乎成了空架子,一到夜晚安静得可怕,我无法想象那些极个别留守知青的心境。尽管我努力去想象,去感受,但我明白任何事情非亲历者是难以感同身受的。

这次看到“知青情缘”公众号上的文字和照片,知道金梅的小店还开着,说明她的生活还平稳,尽管心里有一丝欣慰,但想想那么多同甘共苦、朝夕相处的知青都回城了,只有她和一些极个别的知青仍然生活在那一天也见不了几个人的偏僻的山区,小店的旁边就是茂密的森林和连绵的大山,没有什么文化生活,心里总有些酸酸的。也许金梅早已适应了当地的生活,有了适合她生活的方式,我的担忧是多余的。但愿如此。

版纳通高铁后我还会去版纳,还会去“金梅商店”,商店就在218国道龙陵段,也就是现在的勐捧农场场部到一分场的中间路段。知青朋友你如果去版纳路过“金梅商店”是否也会去看看她,给她带去些许的关心吗?

钟情古董唱机

杨建明

那天,我在古玩市场闲逛,在一摊位前看到了颇有年代感的一台古董唱片机,我蹲下仔细审视,竟然是上世纪20年代的美国哥伦比亚公司生产的唱片机,摊主见我有意向,立马接通电源,唱片机顿时旋转了起来,唱音虽然带点沉闷,但还不算错。我顿时暗暗窃喜,立马讨价还价,花费了5000元与摊主达成了买卖协议,接着小心翼翼地捧揣在怀里,扬招了一辆出租车打道回府。

真可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呵呵,这台老唱片机只那么擦肩而过的照面,就似乎注定今生我与它有缘。当我小心翼翼地把它搬回了家,并郑重其事安置到了书房最显眼的位置时,那一瞬间,它仿佛生命力又焕发了。我想它可能也有过被尘封的岁月,那是枯寂与怅然的,而今它似乎又回到了生命的初始,可以以一种尊贵的姿态,傲视周围的一切。因为它感知到了主人与它最为相亲。

这台倍受我青睐的古董唱片机,其型号款式等看上去古朴、厚重,且皆具有古朴浓郁的美利坚风格特点,如果与现代各式各样的高档音响设备相比,显然是相形见绌且其貌不扬。但是我不得不这样认为,这台古董的内在构造、部件、质量等,都是经得起“挑剔”“锤炼”的,与当今的“新潮一族”完全能“平分秋色”,甚至还能“略胜一筹”。经过几十年、近百年的“搁置”“隐没”,其发出的声音、音频、音域等,仍然具有一种只可意会而难以言传的独特魅力。说实话,现在每当我看到这一台古董唱片机时,胸中似乎总会泛起一种如获至宝的感觉。唱片机是木头质地的,粗暗的木纹经时光的剥蚀,显得更为沧桑与厚重。而周身布满的不规则小疤痕,让我不禁怀想它在它的光阴里,曾有过多少主人的变迁,是不是当年也有一位正值花样年华的女子,身穿美艳的旗袍,轻轻和着它的节拍跳起袅娜的舞蹈。

闲暇时我会打开这暗红色的盒盖,摩挲着锈色斑驳的铜质喇叭,轻摇手柄,再压上唱针,那张胶木唱片便会有条不紊地转起来,此时我就静静地坐在柔软的沙发上闭目欣赏,让神思随着优美的旋律一同溯越时间和历史,使我仿佛置身于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滩某栋洋房的客厅,正和散文大师林语堂一起品着香茗……在时间的深处,唱片机就犹如雨露滋润后的百合,散发着迷人的暗香。此时此刻,我眼前会仿佛浮现那个风雨飘摇而又风情万种的年代,想起作家张爱玲在她笔下所描写的华靡与奇情,忧伤与幻彩的情调。我想,那时的爱情无论是倾城之恋,还是俗世之契,都是让人怀味良久的吧。

如今,每当我感到身心疲惫了,我就会卧坐在书房一旁的柔软沙发上,意兴盎然地倾听唱片机里传出来的略带沙哑不再那么清晰的乐声。是啊,在怀旧也成了如今的一种时尚时,那么,怀旧的意味是深长的。就如我,在这唱片机的悠扬乐声里,寻找的也是那种怀旧的况味吧。

藏头诗

费平

赠诗滑神贺夺冠,
谷底生风攀顶端。
爱雪公主展英姿,
凌空飞旋震宇寰。

桂花苑

刊头书法 朱健

古诗词里洒落的“雨水”

杨亚爽

“郊岭风追残雪去,坳溪水送破冰来。顽童指问云中雁,这里山花那日开?”这是宋代刘辰翁的《七绝·雨水时节》。这首诗不仅写出了雨水时节鸿雁归来的场景,顽童盼春的形象也跃然纸上。

雨水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二个节气。雨水,表示两层意思,一是天气回暖,降水量逐渐增多了,二是在降水形式上,雪渐少了,雨渐多了。这种日子,也正是诗人们诗兴大发的时候,赏读古代文人的“雨水诗”,更是给人一种春天的明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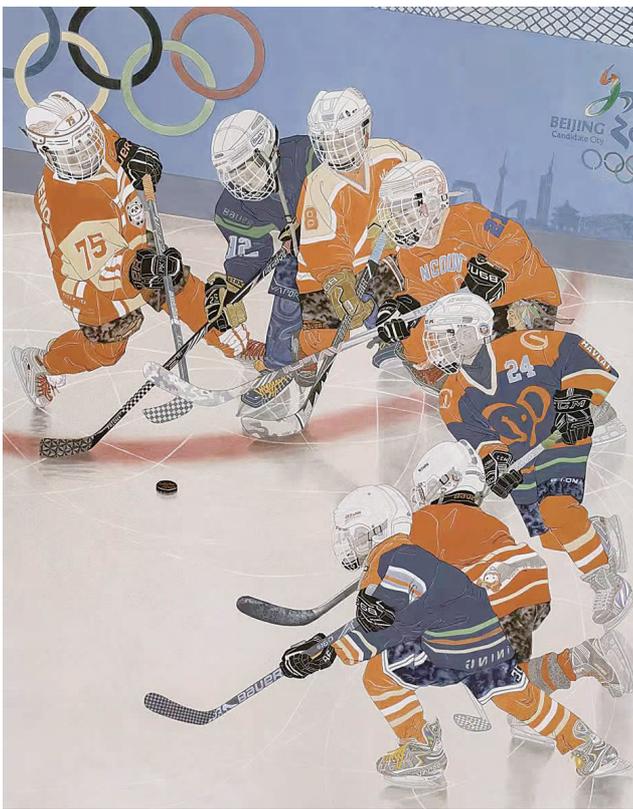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唐代韩愈的《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长安街上细密的春雨润滑如酥,远望草色依稀连成一片,近看时却显得稀疏。一年之中最美的就是这早春的景色,远胜过绿柳满城的春末。读这首诗,给人一种早春时节湿润、舒适和清新之美感。而唐代韦应物的雨水,更是美得像一幅画,《滁州西涧》:“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最是喜爱涧边幽谷里生长的野草,还有那树丛深处婉转啼鸣的黄鹂。傍晚时分,春潮上涨,春雨淅沥,西涧水势顿见湍急,荒野渡口无人,只有一只小船悠闲地横在水面。

江南的雨水时节让人沉醉:“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唐代杜牧的《江南春》,不仅描绘了明媚的江南春光,而且还再现了江南烟雨蒙蒙的楼台景色,使江南风光更加神奇迷离,别有一番情趣。

雨水是以雨喻政的亲民情调:“拨尽新秧插尽田,出城一眼翠无边。不关雨水愁行客,政是年年雨水天。”宋代杨万里的《明发三衢三首》,春雨贵如油,春天,要雨水多多的,才是好事情。纵是雨路泥泞,客行艰难,也是心甘情愿。

雨水是送行老友的一杯美酒:“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唐代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早晨一场春雨沾湿了轻尘,客舍周围柳树的枝叶翠嫩一新。老朋友请你再干一杯美酒,向西出了阳关就难以遇到故旧亲人。

雨水亦是淡淡的幽思:“世味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



冰球小将(国画)

马婕

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宋代陆游的《临安春雨初霁》。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鳊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唐代张志和的《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描绘出了雨水节气来,春暖花开时,春天雨中的风景,只有内心怀春的人,才能感受到细腻的画面感,才能真切体会到“润物细无声”的极度美好。